

方丈老和尚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修：

這一次學人有機會來到寶剎，應老和尚之命，與諸位同修說一點佛法，結結法緣。老和尚非常慈悲，要我講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正好是貴寶剎的講堂落成，這好像是諸佛菩薩為我們做了最好的安排。道場的建立，第一部講經，應當是講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我們有了地，要從心理上來建設。講堂落成，確實第一部應當要講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。在中國自古以來，佛門常說：「開智慧的楞嚴。」講堂建立當然第一部要開智慧，這是很不可思議的感應。今天雖然我們不能講全部的《楞嚴》在這裡供養給諸位，但是這一章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最重要的一段經文，也足以代表《大佛頂首楞嚴》的精神，這的確是值得我們珍惜的。

在下午，老和尚帶我來參觀這個講堂。我看了之後，非常的歡喜。這個講堂有標準的現代化的設備，不僅是高雄第一道場，實在也是我們本省第一個講經的道場。如果我們放眼看大陸，可以講至少是在今天、在現代，這個的道場是全國第一道場。我們今天有幸來參加第一次的盛會，我想每一個人都感到非常的幸運。我們感謝老和尚對我們的賜予，也是本寺、本省的同修在老和尚大福報的庇佑之下，才有這樣殊勝莊嚴的講堂出現在此地。

今天這個經本，諸位已經拿到了，經本上面有科判，科判是明朝交光大師所做的，就是《楞嚴經正脈》。科判繫在經文上面，我們一看經文的內容，就一目了然。但是今天是第一天，按照規矩，必須要將經題跟諸位同修作個簡單的介紹。

本經的經題相當之長，我們這個本子裡面是用的簡略的題目，

它的全題是：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總共有二十個字。在這個題裡面，依照中國古人的說法，經題有七種原則來立題的。我想老同修們一定都很熟悉，這七種就是：「人、法、喻」這是三種；還有是二個合起來的，像「人法、法喻、人喻」，這就是六種；第七種是「具足」立題，題目裡面「人法喻」統統具足。

在本經，這個題目是屬於具足立題。『大佛頂』是比喻，『如來』是人，『密因』、『修證了義』、『萬行首楞嚴』這都是法。經裡面有如來、有菩薩，如來是證了果的人，菩薩是正在修因的人，所以人裡面有修因證果。如果細說，法裡面有教法、有理法、有行法、有果法，通常講「教理行果」。「密因」是屬於理法，「修正了義」是屬於教法，「萬行」是屬於行法，「首楞嚴」是屬於果法。由此可知，它這個題目確確實實是非常的圓滿，非常的詳細。

「如來密因修證了義」這一句是講如來果位上的教理，「諸菩薩萬行首楞嚴」是菩薩因位當中的修證，所以這個題是非常之圓滿。我們按照這個題的意思，逐字來細說。

《楞嚴經》是一部不可思議的經典。在古代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佛法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。中國古時候有許多高僧大德到印度去留學、去取經，沒有見到過這部經典。玄奘大師在印度住了十七年，沒有看到過《楞嚴經》。印度高僧到中國來弘法，帶了不少的經典到中國來，也沒有《楞嚴經》。這是什麼原因？這是當時印度的國王吝法，他們把《楞嚴經》看作國寶；其他的經典外國人可以學，可以傳到外國，《楞嚴經》不肯給外國人學。我們中國法師到印度是外國人，不肯給外國人學，也不讓他們知道，更不容許這一部經流傳出境。所以這是很長的時間，都沒有人知道有這一部經典。

一直到唐朝初年，這是中國佛法的黃金時代，大乘八個宗都是在那個時期前後建立的，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非常的深遠。智者是天台宗的大師，雖然天台宗不是他創建的，但是天台宗確實是在他的手上完成的。所以今天我們講天台大師，一定都是指智者；像我們講華嚴宗，一定講賢首大師，其實賢首在華嚴宗是第三代。為什麼稱智者，而把杜順、雲華都忘掉了？因為華嚴在賢首才真正完全。

智者大師創立「三止三觀」的教義，可以說是他老人家從經典裡面悟出來的、發明的，這個「三止三觀」是他建立的。在那個時候，有印度的高僧到天台山，就拜訪智者大師，聽到智者大師講三止三觀，這些印度高僧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就跟智者大師說：「你老人家發明的止觀，跟印度的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這個教義，非常的接近。」這個時候中國人才曉得印度還有一部寶典叫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。

在那個時候交通不便利，要從中國到印度去，只有走路或騎馬，路途非常遙遠，想得到這一部經，談何容易？可是智者大師也非常了不起，聽說有這部經，當然希望能夠見到這部經，給自己做個印證，自己發明的止觀跟佛所講的，到底是不是相同？有什麼差別？他當然非常渴望想看到這部經典。於是就在天台山築了一個拜經臺，每一天在這個地方向西方禮拜，求感應，求這個經能到中國來。他老人家每一天禮拜，一天也沒有間斷，一直到他圓寂，拜了十八年。這一種精神，值得我們後人敬仰。

一直到中宗、武則天執政的這個時代，印度高僧般刺密帝終於將《楞嚴經》偷渡到中國來。諸位要曉得，《楞嚴經》是偷渡來的，他們國家是禁止這部經典出境的，他是偷渡好幾次才成功。前面幾次，將這部經典藏得很好，但是出境的時候被查到了；查到了，

當然不准出境。畢竟他是位出家人，印度是佛教國家，對他還有一點禮遇，沒有處罰他，警告他：「你怎麼可以把國家的違禁品偷渡出國。」第一次沒成功。第二次偷渡時又被發現了。有這二次紀錄，法師一出國的時候，海關就特別留意。第三次，他老人家想了一個方法，他把這部經典用很小的字抄寫在很薄的羊皮上面，然後捲起來，再將自己的手臂剖開，將經典藏在裡面，等傷口痊癒了，再申請出關。這一次沒有被檢查出來，就用這個方法將經典帶到中國來。

他從海路到中國廣州登陸。登陸之後，告訴廣州這些寺院的高僧大德們，他把《楞嚴經》帶到中國來了。中國這些法師非常喜歡，為什麼？《楞嚴經》的大名，我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，智者大師拜經臺拜了十八年，都沒有見到這部經典。一聽說《楞嚴經》傳到中國來了，非常興奮。就問：「經典在哪裡？」法師又要把手臂剖開，將經典取出來。不曉得用什麼方法將血水洗掉，就在廣州從事於翻譯，可見得經典傳來非常不容易。

法師是守法之人，國家的禁品傳出去了，一定要受國家法律的制裁，他並不逃避。經典傳到中國，翻譯完成之後，他老人家趕回國，向國王報告：「《楞嚴經》我偷到中國去了，願意請求處分。」實在不得了！雖然不像過去古大德到印度求取，或是西方高僧大德帶來，但是般刺密帝用這樣的苦心，把這一部寶典送到中國來，我們今天展開經本，不能不感激般刺密帝大師。

譯場亦非常的殊勝，遇到了房融居士。房融原先作過武則天的宰相，後來因為得罪了帝王，被降級貶官，到廣州來作地方官。正好遇到這樁事情，於是他就從事譯場裡面記錄、潤文的工作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中文譯本的文字，出自於房融宰相之手。他是一代的大文學家，所以經本的翻譯，如果講文字之美，在所有一切大乘經典

裡面，《楞嚴經》第一，沒有任何經本能夠跟《楞嚴經》相比的。這是我把這部經的歷史，跟諸位作一個簡單的敘述。

這部經自古以來註疏很多，我知道的總共有一百多種註解。過去我在台中求學的時代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學教，我主修的就是《楞嚴》，所以對於《楞嚴經》的註解我收集的很多，我收集的有三十多種，都是權威的註解。現在在台灣流通最廣的是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。圓瑛老法師在《講義》序文裡面寫得很清楚，他從二十五歲發心學《楞嚴》，一生專攻《楞嚴》。他在上海建立「圓明講堂」，辦了「楞嚴專宗學院」。過去白聖老法師就是「楞嚴專宗學院」的學生。由此可知，老法師對於《楞嚴》所下的功夫。

他的《講義》是在七十多歲時完成的，由明暘法師筆記，他是老和尚的侍者。這個《講義》在台灣，由於白聖老法師的提倡，所以非常盛行。如果我們對於《楞嚴》有興趣，初學入門，我覺得還是圓瑛老法師的《講義》適用，他老人家深入淺出，是一部很好的初學《楞嚴》入門的註解。雖然老法師的《講義》依然不能擺脫古大德所講的範疇，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明瞭，這部經典確實有相當的深度，如果不是真正的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，要想透徹的明瞭，確實很困難。

圓老法師主要依靠的是明朝交光大師的《楞嚴經正脈》。諸位拿到這個本子的科判，就是《楞嚴經正脈》。交光大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在《楞嚴經正脈》前面有一段序文，說明他註解《楞嚴經》的緣起。他也是念佛求生淨土，大概也是往生的緣成熟了，見到阿彌陀佛來接引他往生，他忽然想到《楞嚴經》自古以來註解很多，但是都不透徹，沒有能夠真正把佛的意思說出來。他有意思把這個經重新做一個註解，就向阿彌陀佛告假，希望把這個經註解完了之後再往生，可不可以？阿彌陀佛准了假，他的病就好了，於

是註這一部大經。這個註解，我們通常稱為新註。古註是以長水為代表，長水是天台家的，宗天台家的說法。這個不能細說，說起來要很長的時間。

我們大致上瞭解，《楞嚴》是一部很不平凡、很不可思議的大經，翻譯成中文後，普遍受到中國佛教界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派的重視。不但佛門重視，以前的讀書人，雖然不是佛教徒，不標榜是佛教徒，他們也喜歡看佛經，特別是《楞嚴經》。所以《楞嚴經》在世法裡面，這些士大夫階級，對它也有非常濃厚的興趣，這是我們體會到這部經典的價值。

經題我們把它分成幾個段落來介紹。

【大一即眾生心。心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。故稱為大。在華嚴即一真法界。諸經或名實相。佛性。圓覺。真如。本經名如來藏。其實皆一心也。】

第一個是『大』，「大」指的是什麼？絕對不是大小之大，大小之大我們容易懂，小朋友也會懂。這個大不是說數量，它是一個讚美之詞，讚美到了極處，沒有適當的詞句來讚歎，不得已用這個大字，大矣哉！讚歎的是什麼？所讚歎的就是眾生心，一切眾生的真心，包括我們每一位同修自己。真心就是本性，經典上常講「真如本性」，就是我們自己的真心。

為什麼一開端就讚歎這個真心？佛在大乘經，特別是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講得詳細、詳盡，所以叫「開智慧的楞嚴」。心包含一切世間、出世間法，佛在《華嚴》上告訴我們，世出世間所有一切法，從哪裡來的？「唯心所現」，是我們真心顯現的；佛又說了，「唯識所變」，真心現的這個境界，這個境界千變萬化，像佛給我們講的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這個十法界就是變化。心能現，為什麼會有變？識在變。「識」是什麼？識還是心，識是心之作用。心

有二個作用，一個作用是能現，一個作用是變現，能現法界，變現十法界依正莊嚴。我們常講：「萬法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稱這個能現能變，用「大」字來讚歎它。實在講，找不到其他的名詞，不得已用這個字來讚歎。

這個事實，在一般經論裡面，像《華嚴》稱「一真法界」。有人問：「什麼是一真法界？」一真法界是真如本性能現能變的世出世間一切萬法，《華嚴》稱「一真法界」，般若經典裡面稱「諸法實相」。世尊在世的時候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，是以《般若經》為中心，怎麼曉得呢？講的時間最長，般若講了二十二年，幾乎佔他老人家四十九年講經一半的時間，比阿含、方等、法華、涅槃的時間長得太多了。所以《般若經》上講的「諸法實相」，「諸法」就是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「實相」就是真相。如果用現代的名詞來講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宇宙人生就是諸法，實相就是真相。

假如有人問：「你們佛教經典很多，《大藏經》浩如煙海，這麼多的經典裡面，說的是什麼？」我們要用很簡單、很清楚、很明白的詞句答覆他：「《大藏經》雖然這麼多，講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」那就一點都不錯了。

宇宙是我們生活的環境，人生是我們的本人；換句話說，佛四十九年說了些什麼？說了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。你說這個重要不重要？你瞭解之後，你能不學佛嗎？不學佛就是不知道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生活環境，那叫迷惑顛倒，所產生錯誤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，才造業受報。如果能夠正確的明瞭，這就叫覺悟，就叫佛，就叫菩薩。所以佛與菩薩是對於自己跟自己環境真正明瞭的人，我們稱他做佛菩薩；對於這樁事實不能夠明瞭，我們稱他做凡夫。這是真正把佛法認識清楚。

由此可知，佛法確實超越一切宗教。佛法是佛陀對於九法界眾生真實智慧的教導，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。禪宗所說的：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」佛的教導就是教我們認識自己本來面目，認識我們生活環境，這就是佛法。其他像大乘經裡面，所用的名相很多，不勝枚舉。有的經上講佛性，有的經上說真如，有的經上說圓覺，也都是說的這樁事情。覺是覺悟，圓是圓滿的覺悟，沒有一點欠缺，可見得統統說的是這麼一樁事情。在淨土宗裡面叫做「一心不亂」。一心不亂，古大德跟我們說，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。這叫做「理一心不亂」，跟華嚴講的「一真法界」，般若講的「諸法實相」，是一個意思，相同的境界。在本經《楞嚴經》上，佛又說了一個名詞，叫「如來藏性」，還是說這一樁事情，其實統統講的一心，都是講這個真心。

我們要問，佛為什麼一樁事要說出這麼多的名詞術語？說一個不就好了，為什麼要說這麼多？其實這就是佛陀教學的善巧，教學的方便。我們知道，佛教的目的是教我們開悟，因此他種種的設施，都是幫助我們開悟的。眾生之所以不能開悟，有一個很大的障礙；這個障礙，佛在《法華經》裡面為我們一語道破。凡夫、小乘的病根，就是他老人家在《華嚴經·出現品》裡面所講的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；換句話說，一切眾生跟佛沒有兩樣。佛有無量的智慧，無量的德能，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，跟佛沒有兩樣。既然沒有兩樣，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德能好像沒有了，一天到晚糊裡糊塗的過日子，問什麼都不知道。到底我們的智慧德能跑哪裡去了？佛說：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佛講我們凡夫、眾生的病根就是妄想、執著，隨著妄想逐漸演變變成了所知障，執著逐漸演變就成為煩惱障，這變成二障。

不但我們的般若智慧，法身的功德，被這兩種障礙障住了。我



們今天在這個社會上，遇到許多學佛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甚至於我們回想一下自己本人，我們常常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煩惱。年歲大了，身體不健康，一切都不方便，眼也花了，聽力也差了，要用助聽器；走路也不方便，要用手杖。這是講的老病之苦。我們要追究這些苦從哪來的？什麼原因而有的？給諸位說，它的根源還是妄想、執著。諸位仔細去研究，都是這兩種東西。我們一身的 unhealthy，一身的疾病，還是從這兒來的。

今年新年，空總有兩個大夫來給我拜年，因為他們是醫生，我就跟他們談病源、病根。我就把佛在經上講的這些道理告訴他們，他們聽了之後點頭，說是有道理。因此，我們的心健康，身體就健康。心怎麼健康？離開了妄想、執著，你的心就健康了。總而言之，妄想愈多，執著愈嚴重，你的病就愈多，你的病也就愈麻煩。所以從我們迷失本性，到我們現在老病的痛苦，真正的根源，還是妄想、執著。這個事實真相，要不是世尊真正覺悟，徹底覺悟，為我們一語道破；實在說，世間沒有這種智慧能夠看出這個根源。這是我們不能不佩服本師釋迦牟尼佛，不能不感謝本師釋迦牟尼佛，為我們指出一條明路，讓我們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滿。

【是知此心。十方無盡。三際莫窮。為法界體。在迷曰如來藏。在悟曰修證了義。在因為菩薩。在果為首楞嚴王。一經要妙。不出此矣。】

由此可知，這個心，我們不談真心，也不談妄心。《楞嚴經》一開端，佛問阿難：「心在哪裡？」阿難說：「心在身體裡面。」被佛否定了；又再猜想「心在身外」，也被佛否定了。阿難很聰明，我們不如他，他能想出七個地方，我們能不能想得出來？這就是《楞嚴經》上有名的「七處徵心」。佛問他那個心，沒有說是真心、妄心，不管你說的是真心、妄心，先問你心在哪裡？找不到！為

什麼找不到？諸位要曉得，真心是本性，妄心是真心迷了以後，把它圓滿的作用喪失掉了，只能夠有部分的作用，這個作用可能發生很多的偏差，稱之為妄心。妄心是真心迷了以後起作用，叫妄心。

『心遍法界，十方無盡，三際莫窮。』所以阿難執著在某一個地方，那是錯誤的。如果離開執著，那就對了，佛就會點頭了。為什麼他每說一個地方，佛都反駁他？就是他執著。執著是局限在執著範圍之內，範圍之外還是真心所現的，所以心是法界的本體。現代哲學討論的中心命題，有本體論、有現象論，心是屬於本體，宇宙萬有的本體。換句話說，宇宙之間一切萬法，都是從這裡生的，都是從這個地方變現出來的，它是能現能變。

佛在本經裡面告訴我們，我們迷的時候，佛給它取個名字叫『如來藏』；「藏」就是藏（ㄘㄤˊ）的意思，「如來」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在哪裡？就是藏在裡面，藏在迷情裡面，所以就叫它做「如來藏」。這個「藏」是藏（ㄘㄤˊ）的意思。假如你覺悟了，我們修行是把這個迷情淘汰掉，開悟了，就叫做「修證了義」；了是明瞭，義是義理，也就是事實真相。要怎麼修才叫了義？怎樣修是不了義？我們學佛的同修，假如要在這一生當中有成就，這是關鍵的一個大問題。你要是了義修，那就快了，這一生決定成功，會開悟；如果你修的是不了義，這一生開悟就沒指望了。由此可知，了義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們到底下再跟諸位細說。

在因地的時候就叫菩薩。你正在修學，還沒有證果，你向這個目標、方向努力精進的時候，稱你做菩薩。菩薩是梵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「覺有情」，他是個有情眾生。有情就是有煩惱、有妄想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；他雖然都有，他現在往覺悟的路上走，妄想、情執雖然沒斷，但是他走的這條路不錯，我們稱他做菩薩。在果地上，我們叫首楞嚴王。他真正開悟了，諸法實相他真正明白了，在

楞嚴會上就叫他證得了首楞嚴王。這部大經最重要的、最微妙的就在這裡，所以佛在此地用一個「大」字來讚歎、來讚美它。

【貫下則密因為大因。了義為大義。萬行為大行。首楞嚴為大定。具此諸大。是為大經。又密因是理。了義是教。萬行是行。楞嚴是果。則受持此經者。依大教。解大理。起大行。證大果。】

如果要是貫下面題目裡面的細節，密因就是大因，了義就是大義，菩薩萬行就是大行，首楞嚴是大定，所以楞嚴大定。這也為我們顯示出來，特別是在大乘佛法裡面，修行關鍵是在「定」，這是我們同修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留意的。

由此我們也能夠推想得知，凡是與大定有妨礙的都是不了義。了義、不了義在這裡我們總算能夠把它區別出來，辨別清楚。幫助你得大定的叫了義，妨礙你修大定的叫不了義。由此可知，了義與不了義，實在是貫穿所有的法門，我們講八萬四千法門。大的來說，在中國佛法大小乘十個宗派，會修的都是了義，不會修的都是不了義，這個要認清楚、認明白。具足這些道理，所以這部經當然也可以稱之為大經，它一切都大。

前面跟諸位說過，這個「教」具足「教理行果」四大類，密因是理，了義是教，《楞嚴經》裡真實了義。這一次我們時間雖然不長，給諸位介紹《楞嚴經》裡面這一段，是修真實了義的大根大本，選出「四種清淨明誨」這一章。萬行是行，楞嚴是果，我們受持這一部經，正是古大德所說：「依大教，解大理，修大行，證大果。」

這一部《楞嚴經》哪一段最重要？記得在一九七七年，我第一次應香港佛教同修們的邀請，在九龍跟香港兩個地方講《楞嚴經》，每天講，連續講了四個月。當時香港有一位大德，海仁老和尚，那個時候他已經九十多歲了，這一位老和尚是專攻《楞嚴》的，在

香港佛教界稱他做「首楞嚴王」，《楞嚴》專家。我那個時候是初學，所以我到香港講《楞嚴經》，特地到大嶼山去參拜海仁老法師，我跟他有一面之緣，第二年他老人家就圓寂了。

他問我：「你學《楞嚴》這麼多年，也講了好幾遍。《楞嚴經》裡面，哪一卷最重要？」海老是教宗《楞嚴》，他是一個參禪的。就參禪的人來講，第六卷最重要。「清淨明誨」是屬於第六卷後半部的，第六卷前半部是「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」，學禪這一部分最重要。如果念佛法門修淨土的，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」最重要。如果是學教的，就是研究教理的，那可以說《楞嚴經》從頭到尾都重要。所以要看你學哪一個法門，看你學哪一個宗派，《楞嚴經》都是最重要的。特別是「清淨明誨」，這一段是無論你修學哪一宗、哪一派，它叫共同科目。好像我們蓋房子一樣，這是地基，不管你蓋什麼樣的房子，地基是一樣的，都要打一個很堅固的地基，這個建築物才能蓋的成功。所以這一段經文是所有大乘修學了義的根本。

因此，修學佛法的同修要想在這一生成就，不管你學禪、學教，或者是念佛，或者是學密，都不能離開這個基礎；捨掉這個基礎，無論修學哪個法門，可以斷定你不會成功。你要想真正修成功，這一段經文比什麼都重要，所以我們特地選了這一章。

現在念佛的同修多，念佛總希望你能夠得「念佛三昧」，總希望你這一生決定往生；念佛三昧跟決定往生，還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。有很多念佛人到最後不能往生，為什麼不能往生？這個基礎沒有。所以我們找出他的病根在哪裡？不能往生真正的原因在哪裡？找出來之後，我們把這個因素消除，我們修學的目標才能夠達到。這是「大」的意思。

第二段「佛頂」。

【佛頂—表法勝妙。華嚴法華如佛全身。此經為如來頂。極顯圓頓尊妙。佛頂最勝無上。顯此法最勝。依修直趣無上菩提。佛頂最妙無見。顯此法最妙。唯佛究竟。非他能了故。】

『佛頂』是表法的意思，法就是這部經典裡面所說的「教理行果」。這個經裡面所講的法，跟一般經典所講的法，有很大的不同。古德說：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好比是佛的全身。」我們看佛像，佛的全身，我們尊稱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這二部經是經中之王，那是沒錯的！佛的全身。這部經是佛的頭頂；換句話說，這是極力顯示這部經在大乘佛法裡面的殊勝，在大乘佛法裡面的地位，「你是佛整個身，這個是佛的頂」，所以經典圓頓到了極處。圓是圓滿，頓是頓超，決不在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之下。佛頂是最尊無上，顯示這部經典裡面所說的法門，依照這個法門去修學，直截了當成就無上的菩提。

佛在這個經上為我們顯示佛頂最妙，沒有人能夠見到。為什麼見不到佛頂？佛頂放光，所以你看不清楚佛頂究竟是什麼樣子。這個意思就顯示這部經典、法門是最妙的，唯佛與佛方能究竟，等覺以下的菩薩都不能完全透徹的明瞭。這是用「佛頂」這二個字來比喻、來顯示。

經題第三段，我們這個本上省略掉了，諸位細細的聽。這一次我不知道這個新建的講堂，如果知道的話，《楞嚴經》的全題應當印上去。好像外面結緣的有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那個經本上有圓滿的經題。

第三段是「如來密因」。

【如來密因—即正因佛性。眾生等有。迷而不知。即二根本中真本。〈1〉生死根本。〈2〉菩提涅槃。不唯近具根中。實為遠該萬法。此取六根門頭。頓悟圓湛不生滅妙明真心「如來藏性」。

乃是難測難知最深最密之法。即妙奢摩他。頓悟了達則微密觀照。  
】

『密』是祕密的密，『因』是因果的因。如果用「三因佛性」來講，這就相當於『正因佛性』。什麼叫「正因佛性」？「正因佛性」就是講的本性，本性是我們成佛的正因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的本覺，本覺是我們修行證果真正的因素。佛菩薩給我們講「本覺本有」，人人都有。雖有，我們因為有妄想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，結果迷而不覺；本來是覺的，現在迷而不覺了。

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給我們講得很詳細，講得很明白，佛說這是二種根本裡面的真本。哪二種根本？第一種是成佛的根本，成佛是它；第二種是九法界流轉的根本。我們用「真」跟「妄」來說，一個是真本，一個是妄本。真跟妄，或者講迷跟悟，九界眾生是迷，佛是悟。迷悟、真妄都是它，這才叫「密因」。

這個密因在哪裡？我們找不到這個真本，那用什麼東西修？如果修錯了，就很冤枉！我們這一生的精神、光陰都會白白的浪費掉了，那就非常可惜，所以一定要把真本找出來。這是許多學佛的人沒有去深究這一個事實，所以雖然講學佛，並不是真正在學佛；真正學佛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搞清楚，搞明白。

佛告訴我們，這就是講的真心本性，在哪裡？從近處說就是我們六根門頭；從遠大來講，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，所以『遠該萬法』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是它。我們現在修學下手，從哪裡下手？佛在本經教給我們，就從六根門頭下手。

為什麼交光大師說，古來大德註的《楞嚴》他都不滿意。他什麼地方不滿意，他有個道理。就是古來大德因為聽了過去印度這些高僧跟智者大師所說的，《楞嚴》所講的跟智者大師發明的「三止三觀」非常接近，於是古大德就用「三止三觀」來解釋《楞嚴經》

，這是交光大師不滿意的地方，覺得沒有將《楞嚴經》真正的意思沒說出來。

他怎麼解釋？他完全把天台的止觀撇開了，就是以《楞嚴經》佛所講的來說明《楞嚴》，的確是不一樣。因為「三止三觀」沒有離開心意識，而佛在本經裡面，確實教我們不要用心意識，離開心意識，用根中之性。所以交光大師提出來「捨識用根」，這個思想、見解跟天台大師就完全不同了。他這個新註立論是依據佛在《楞嚴》上的開示，所以這個註解值得佛門四眾弟子的敬佩，就是提倡「捨識用根」。

這個「根」是指根中之性。譬如凡夫，我們眼見色用什麼見？用眼識。耳聽聲，用耳識。大家學過一點唯識都知道。我們用六識，不曉得用六根之根性，這是佛在《楞嚴》上指點我們的，不要用識。識是什麼？識是分別、執著。六根分別外面六塵境界，就叫做六識。意識，分別力量特別強；七識是末那，執著的功能特別深；阿賴耶是第八識，含藏一切種子，所以叫染污識，把我們的真如本性染污了，障礙住了，這叫病根。所以真正修行圓頓的成就，用這個方法達不到。佛教給我們另外一個方法，用根中之性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見色不要用眼識見，用見性見；我們聽聲音，不要用耳識去聽，用聞性去聽。假如我們會用六根的根性，那你真正把「首楞嚴」得到了，那就非常恭喜你了，你這一生當中，必定有非常偉大不可思議的成就。

其實一切大乘佛法，哪一法不建立在這一個原理上？《大乘起信論》是馬鳴菩薩作的，是大乘佛法啟蒙入門的教科書。菩薩開章明義就教誨我們，用什麼樣的心態來接受大乘佛法？他教我們三點，第一、離言說相，第二、離名字相（名字就是名詞術語），第三、離心緣相。諸位想想，這個三離就是《楞嚴經》上的捨識。這三

種離了，那你用什麼？當然是用根中之性，跟佛在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名詞不相同，內容完全一致。由此可知，這是大乘佛法裡面，共同的理論基礎，共同的修學原則，就是捨識用根。

【密—遣權小著相之過。因—遣圓教狂慧廢置進修之過。】

為什麼佛把這一樁事情說做『密因』？它有很深的含義。一般小乘根性的人，執著的心特別重，佛說這個「密」，就是破小乘堅固執著的過失。又說了一個「因」，這個「因」對什麼人說的？是對於大乘圓教狂慧人所說的。有一類自以為是大乘圓融無礙的根性，好像他懂得很多，說得頭頭是道，但是不認真的修行，這個就是有解無行。佛特別說個因，你修因不圓滿，不能證果。解沒有用處；解了以後，要真正把它做到才行。所以解了以後，一定要去實行。只懂得一點佛法，不能認真切實去做到，這是大乘圓教狂慧人的過失。佛特別提醒他修因的重要，所以用「如來密因」。

這個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三種大定，妙奢摩他，妙奢摩他是大定的名稱。《楞嚴經》上說了三種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這三種是阿難請教世尊提出來的。我們曉得，因為阿難他聽經聽得最多、最完整，他是世尊的侍者，幾乎世尊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，他都沒有漏失，每一會都參加過，所以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這些名詞，他聽得很熟。因此在一會上又提出這三個名稱，他不曉得如來所修的是叫做「首楞嚴大定」；這個「首楞嚴大定」阿難沒有聽到過，所以他問這三個意思。如來密因也就是答覆阿難尊者這個「奢摩他」，所以「奢摩他」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妙奢摩他，不同於一般經論所說的「奢摩他」。

「奢摩他」的意思偏重在止。止就是把所有一切妄想、分別、執著止住，止息住，所以有一點跟天台家講的止觀那個止接近。實際上是不是這個意思？還不是，比那個止的功夫還要近一層。剛才



說過了，主要就是它的用心不一樣。天台止觀用意識心；佛在此地講的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雖然也是止觀的意思，它是捨識用根，它是用六根的根性；一個是用六根的六識，差別在這個地方。所以很像、很相似，實在是不一樣，這是我們在研究《楞嚴》時，先要把它搞清楚。

經題第四段是「修證了義」。

【修證了義—了因顯發。】

這在「三因佛性」裡面相當於了因，了是明瞭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智慧。沒有智慧，你就不能夠明瞭；有了真智慧，你才能夠真明瞭。

【因信起觀曰修。即以觀行為修。非歷事造修也。以解悟為證。非歷位取證也。】

『因信起觀』叫做修，禪宗裡面常用這個術語叫「觀照」，這叫真修。

什麼叫做觀照？觀照的意思，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我眼見色，眼睛能夠看到的一切，都叫做色法，用這一個名詞來代表；耳所聽到一切的音聲都叫做聲法；乃至於我們的意（心意），心裡會想，起心動念，我們都叫它做「法」。六根所對的是「色聲香味觸法」。如果不用分別、執著，也就是像馬鳴菩薩講的，真正「離言說、離名相、離心緣」，這就是觀照。換句話說，像前面講用根性就叫觀照，用意識那就不是觀照了，這就是教我們用「見性見」。

我們舉一個例子，《楞嚴經》對於這個問題說得的確詳細，就是「見性見」佛講了十段（十番顯見），說明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如何運用見性，捨離眼識，這叫觀照。換句話說，眼見外面的境界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

瞭瞭，這叫觀照。假如我們對外面境界，起心動念、分別、執著，這個觀照就失掉了。觀照是悟，失去了觀照是迷，迷、悟在這個地方！

佛實實在在慈悲，教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要常常訓練觀照。因為我們觀照丟掉太久了，無始劫以來迷惑顛倒，不知道再用這個方法，現在要回轉過來。諸佛菩薩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統統用觀照，我們也會用了，那就叫菩薩。觀照功夫得力，真有能力了，叫「照住」。這是觀照有很深的功夫了，叫照住。照住是什麼境界？就是已經得定，在禪宗裡面講，他得了「禪定」；在淨土裡面講，他得「事一心不亂」，這就「照住」了。照住之後，功夫再進一步叫「照見」。《心經》裡面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他照見了。照見就是禪宗裡面講的「明心見性」、「大徹大悟」；在我們淨土裡面，就是「理一心不亂」；在教下裡面，就是講的「大開圓解」。說的名詞不一樣，所以馬鳴菩薩教我們不要執著名詞，離名字相，

要曉得不管怎麼個說法，都是說的這一樁事情。佛說種種名相，他的目的就是叫我們不要執著，名相都是假的，何必去執著、去爭論？沒有意思！只要說得是這一樁事情，怎麼說都可以。他的真正用意是教我們離名字相，所以他不說一個名相，說很多名相。說一個，怕你執著；說很多，我們就可以不執著了，知道是說得一樁事情。我們曉得什麼叫觀，什麼叫照。眼見色叫觀照，耳聽聲也叫觀照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統統叫觀照，就用這一個名詞來代表。

《楞嚴》所提倡的，就是以觀照為真修。這個人真正用功在哪裡？我眼見色、耳聞聲，學什麼？學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。我看得清楚，聽得清楚，樣樣都清楚，心裡不動心。樣樣清楚是慧，不起心動念是定，這是定慧等運，定慧雙修。在哪裡修？

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對人對事對物，就在這裡面修觀，這叫真修行，這叫真會用功。

用功最方便的、最善巧的，《楞嚴》裡面舉出二十五位菩薩給我們作示範，給我們作一個修行的榜樣，這就是「二十五圓通章」。在示範裡面，我們知道觀世音菩薩示範的是「耳根圓通章」，大勢至菩薩為我們示範的是「念佛圓通章」。但是二十五種方式裡面，最圓滿的、最善巧的、最殊勝的無過於大勢至念佛，與經裡面講的理論、原則、宗旨圓滿密切的吻合，而且非常好修。我們見色聞聲，怎麼不起心、不動念？見到外面總總，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；聽到外面總總，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統統轉到「阿彌陀佛」上去，這個方便！如果我們不念「阿彌陀佛」，見色聞聲會打妄想，這個妄想很不容易止住。大勢至菩薩這個法門就妙了，所有一切起心動念，全歸到一句佛號上。用這一句佛號，代替了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念，這個方法妙極了。

所以大勢至菩薩與他志同道合的同修（同倫就是志同道合），都是修這個法門的，就是一句佛號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就是這一個法門，不用第二個法門，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。「心開」是什麼？就是照見，功夫達到究竟圓滿，成就圓滿的楞嚴大定。大勢至菩薩那個方法比其他二十四位，包括觀世音菩薩，還容易，還要方便，尤其特別的穩當、快速。

所以修淨土的，《楞嚴經》最重要的部分，《楞嚴經》真正的精華，就是「清淨明誨章」跟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」，這二段的經文對我們今天修行人來說，非常切要，與我們的關係很密切。我們能夠掌握到，能夠依照這個修行，我們念佛成就念佛三昧，真的是有把握。所以這個修法跟其他修的方法，真的是不一樣，是以『觀行為修』，它不是『歷事造修』。「歷事造修」時間就長了，

時間就遠了。

佛在大經上常講，菩薩從初發心修行成佛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需要經歷五十二個階級。「菩薩造修」這一句話我們要聽清楚，我們是不是菩薩？不是菩薩，我們沒分！什麼樣才是菩薩？是不是受了菩薩戒就是菩薩？受了菩薩戒，你自以為是菩薩，諸佛菩薩不承認你是菩薩。

菩薩的標準是什麼？《楞嚴》是大乘圓教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乃至於《無量壽經》都是大乘圓教，大乘圓教菩薩最低的標準，就是初信位的菩薩。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」五十二個位次，最低的是初信位的菩薩。初信位菩薩的條件，經上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要斷盡三界八十八品見惑，才是初信位的菩薩，從他這裡算起。

我們受菩薩戒了，八十八品見惑有沒有斷盡？我不說別人，說我自己，一品也沒斷，所以是假菩薩。佛教裡有一個名詞叫「名字菩薩」，就是有名無實；受了菩薩戒，有名無實。真實的菩薩要斷盡八十八品見惑，可見得不容易、不簡單！

正因為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知道自己不行，這才跟著大勢至菩薩學。有什麼好處？帶業往生，假的也會變成真的，這就是這個法門的好處。除了這個法門之外，那個假的修其他的法門，怎麼修也變不成真的。唯獨念佛是承蒙阿彌陀佛本願威神的加持，只要我們目標方向不變，假的會變成真的，叫「帶業往生」，其他法門裡頭沒有。

這就是為什麼一切經論，十方諸佛都讚歎這個法門，勸我們修學這個法門，這真是慈悲到了極處。諸佛菩薩看得清楚，不是這個法門，我們末法時期業障深重的眾生，一生當中決定不能成就。但是你採取這個法門，再重的業障都可以成就。不但可以成就，假如

你理論通達，方法明瞭，依教奉行，還可以取得很高的品位，連上三品都有分，真正是非常希有的一個法門。

所以這個地方講「修證了義」，不要按菩薩的階級，不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一生當中就圓滿了，就成就了，這個真是求之不得！就像佛在《無量壽經》上所說的，大家都是過去生中，久遠劫種植的善根，善根非常深厚，我們這一生當中，才會遇到這個法門，才會相信這個法門，才會依照這個法門修學，在這一生當中永別三界，圓成佛道，往生不退成佛，一生當中成就。這是過去的善根，現前阿彌陀佛、十方如來威神的加持，所以不是普通人。佛在《無量壽經》講此人不是普通凡夫，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諸佛菩薩都很讚歎、都很佩服。

這一句的意思還沒講完，只講一個開端，但是時間到了，我們明天接著再講。